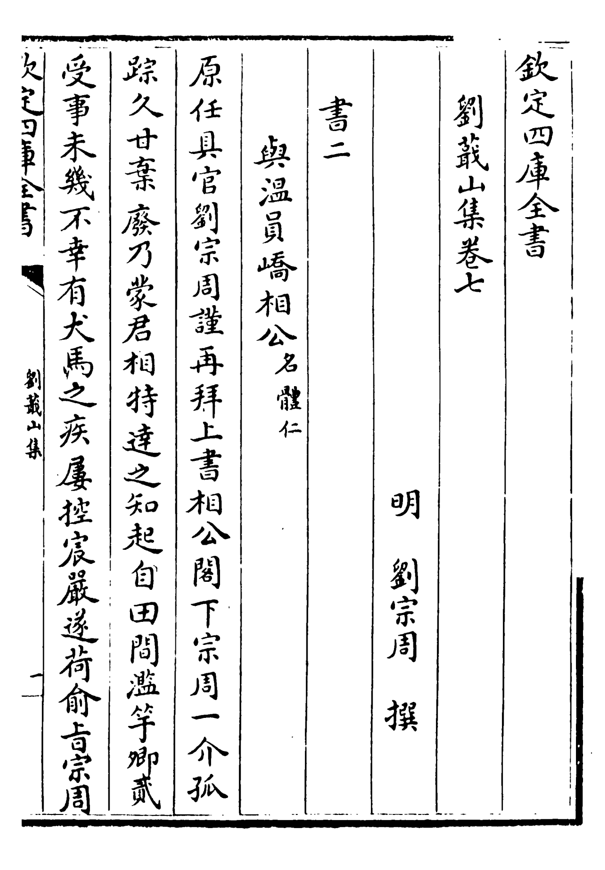


集部



劉蕺山集卷七

明　劉宗周　撰

書二

與温員嶠相公名體仁

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閤下宗周一介孤蹤久甘棄廢乃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濫竽卿貳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

從此辭闕下辭閣下而行矣臨岐養養不禁中夜徬徨自恨此生無以報君恩酬知己恐一旦溘先朝露死不瞑目則請以狂瞽之見敬効一言于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孜孜望治精誠所至隨事足以格蒼昊而對萬方無忝堯舜在上而閣下以清執風猷佐之于下君臣相得可謂魚水近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召對見皇上處分御史詹爾選一事益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

不勝舉手加額慶太平之有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禍蔓兵連末知稅駕動稱匡濟無人耳我皇上求賢若渴不難種種破格以盡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彙題奉賜環者僅十二人特首錄惠世揚黄道周中外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惟是該部之于世揚也始擬邉撫則曰邉才而蒙駁擬南鈌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駁至再駁之後竟成寢閣人乃不能無望于閣下矣夫世揚在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

九死一生聖明首御起廢宜莫先世揚而廷臣之為異己者方操門户之見以擠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卿雖有意憐才曲為調劑而終不令其入長安果奉何人之風旨與閣下身秉國成固有進退人才之責者也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為進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多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救正時有因而下石者至羅喻義之以忤閣下也

而廢吳家周吳執御瞿式耜輩之以彈閣下也而廢錢謙益之以與閣下廷辨也而廢尤其彰彰者矣夫揆地一席固所稱比肩事主者也即有殿爭何妨虛己而閣下時見其寔不能容之狀如巴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蚤自嘉善錢士升輾轉相鬬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家奴枉戍則近于賣友長洲文震孟為皇上特簡數月叅知天下未見其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卿之處一語不合遽激聖怒以去則近于罔上夫長洲

骯髒之姿以語言得過閤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騶並未嘗贊一詞而亦以長洲同調故坐腹誹去則近于誣下逦者嘉善之去其建言大關國體閤下實與聞之曷不曰臣當同坐聖明未必不轉圜如詹御史而雷霆之下頓成縮朒致嘉善獨以言得罪則近于陰擠同官審如是也將後之為閤臣與閤下共事者不亦難乎門戶之多依傍也與崔魏之惡門戶有以激成之也其誰曰不然乃閤下不免以分門別戶之心成矯枉過正

之見一日入朝遂有科場之訟錢謙益本無罪閣下特因瑕釁以阻其進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閣下竟以此進自此人人樹敵處處張弧人之所以議閣下者日多而閣下亦積不能堪一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為驅除異已之地二三匪類又稍稍起而應之以為牙爪使昔之立異同者皆裹足而去朝端之上亦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于閣下而閣下亦已安如泰山否耶此殆昔人所為騎虎之勢也即閣下自許孤立法不阿貴怨不避

私其最可自信者無如叅鄭鄤一事鄭鄤之禔躬不檢叅之誠是也第令鄤非門户中人閣下其亦毅然為之否耶如是而猶號于人曰吾為名教衛也吾為朝廷伸三尺法也即閣下平心自問必不謂然矣故人謂閣下將以門户殺鄤也又無如揭張壽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贓一溺職業已有應得之罪而動激聖怒以詔獄士可殺不可辱頗令聞者寒心况煆煉不已終成文致人將謂閣下以門户殺二人也夫三人誠足為門户之

累在閤下何妨别白昔賢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重輕閤下未之聞耶閤下而不為别白門户計則亦已矣誠為别白門户計莫若就縻籍中擇天下之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于已者而容之舉親舉讐共偕大道于以匡濟時艱上報聖明稍收末路豈不心事貽于潞公功名埒于夷簡從前恩怨總屬飄風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紛無已諸臣即自居邪枉根株連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必正直將何以處紅本一案

國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社何乃者嚚訟起于縲臣格鬬出于婦女官評操於市井訛言横于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偶閲先朝載紀如張文忠大禮大獄等事彪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譏當世至今有不能為文忠諱者嚴分宜于楊沈之獄坐不能救正耳豈必真如傳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多所自取後人亦一概坐分宜張江陵功在幼主奪情一事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為可惜閣下自分相

業孰與文忠賢稍或不慎吾不知于張嚴二公又何居
矣尤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徒
以同籍之雅兄事閣下有年而雲泥聚散末由時沐清
光乃私心懇懇終不敢自外左右輒不禁抒此胷臆似
痁似狂計閣下得之必詈為黨人餘唾然宗周老矣病
且死旦夕耳意復何為而自陷依傍取譏後來私心政
自不敢負故人因而負君父語云美疢不如藥石君臣
且然況朋友乎閣下姑寛之徐取而思之即其言誠有

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臨書激切

答王金如

前者草率作答區區之衷宜有不盡亮于足下者茲敢進而請益焉竊惟斯道之傳至吾夫子而集大成矣其微言載在四書六經可考而信也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解遂于此中猶存乎見少而求助于外何異盲者處大明之下覔爝火以索照乎或曰取善貴廣學不諱博也正謂有得于孔孟之學而因以折衷于諸子

百家定其瑕瑜存其去取亦無往非証道之地若其茍存一不足之見博討旁稽竊竊焉取而附益之未有不操戈還向者也嗟乎孔孟而既往矣微言日泯求其能讀聖人之書者幾人惟是老莊之徒首蔽于長生之見崇尚虚無絶仁棄義各著書以垂後世其為叛道也顯不足辨也獨楊墨言仁義而孔子之道晦故孟子辭而闢之不遺餘力七篇出而二氏廢學者遂專言老莊若堅白異同之類皆寓言之支流也漢魏以來一變而言

黄老又曰易老合羲皇于老氏不勝其畔援之情然祖其説者亦不過競標名理以資談柄其旨淺陋易窮此時有聖人者出而一倡吾道以正之何物清談摧枯拉朽耳惜乎崇有之論不足以厭當世而徒以相譏卒無補于天下之亂于是西方之教乘虛而起儼然雄據其上矣猶是虛無之説也而益反其本破尊生之見超于無生而其功行則歸之明心見性時有通于吾儒之説者讀儒書者又從而附會之出入變化莫可端倪當此

聖遠言湮學絶道喪之日學者驟聞之而喜以為此吾聖人之所未嘗言及者也又有進者曰非禪也即吾聖人之精言也安得不掉首相率而趨之乎天不殄吾道特起有宋諸儒後先犄角相與修明孔子之學炳如也遂惓惓以闢佛老為已任比于孟子之闢楊墨其功偉矣然當此之時佛教大行求其粹然獨出于儒者濂溪明道而外無閒焉其他或始就而終去或陰茹而陽吐則其于吾聖人與佛氏毫釐似是之辨容亦晰之有所

末精者以故解經之際或失之支離舉吾聖人之真者而歸之禪不敢一置喙間有置喙者亦即距之為禪不復置辨故雖以師友淵源而羅李不能驟得之晦翁雖以一堂契晤而鵝湖不能盡化其我見一彼一此之間固已開門而揖盜矣況末流益復弊焉者乎夫闢佛老美名也辭之不勝至貶吾聖人之道以殉之寧不益受以柄于是為佛氏之徒者私閩之而喜曰彼之為儒者如是何以闢吾為哉即學聖人之學者私閩之而恚曰此

之為儒者如是何以闢佛為哉此禪學之所以日新月盛而未有已也又三百餘年而陽明子出始因常求之二氏之說矣久而無所得始反而求之六經特舉前日所讓棄于佛氏者而恢復之且周旋于宋儒之說相與彌縫其隙兩收朱陸以求至是良知之說有功後學斯文賴以一振由今讀其書如曰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良知又曰工夫本體大畧相似只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曰佛氏外人倫遺物理固不

得謂之明心可謂中其要害吾意後之學聖人者由陽明子而朱子及于明道濂溪溯之孔孟如是而已矣然學陽明之學者意不止陽明也讀龍溪近溪之書時時不滿其師說而益啟瞿曇之秘舉而歸之師漸擠陽明而禪矣不亦寃哉則生于二溪之後者又可知矣雖使子輿氏復生亦且奈之何哉僕常私慨以為舉今之世誠欲學者學聖人之道而不聽其出入于佛老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譬之溺者與之以一瓠而濟一瓠亦津梁

也學者患不真讀佛氏書耳苟其真讀佛氏書將必有不安于佛氏之說者而後乃始㥘然于聖人之道直取一間而達也審如是佛亦何病于人乎然言至此亦甚不得已之極思矣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養深自得不難尊爲壇坫與二三子共繹所聞每一與講席輙開吾積痼退而惘然失所懷也一時聞者興起新建微傳庶幾有托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僕

自視欿然以為不可及因而往還論道十餘年如一日不問其為儒與禪也至僕之于足下私心期望更有不同于泛泛者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血性之熱往往度越後進由其所至成就正未可量不敢遽問其為儒與禪也其餘諸子可知矣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游禪游何以道學為哉且子而與其從學佛之士寧若從吾流俗士僕聞之笑而不答諸君子自信愈堅其教亦愈行而其為世人之

悠悠愈甚噫嘻今而後將永拒人于流俗之外不得一
聞聖人之道者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
能者從之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諸君子而誠畏
天命憫人窮有溥濟一世之襟期盡一世之流俗歸之
大道上接孔孟之傳下闖陽明之室則心迹去就之際
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行履儘
足自信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為彼
而不為此也僕資性不逮人老而未聞道猶竊願學焉

斤斤救過之不遑苟足以匡吾之過而進吾之不及皆吾師也請從而終事焉小學之訂願足下勿疑亦并無致疑于僕願足下終以教我

與黄石齋少詹一名道周

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世道隨之遂有今日之禍一絲九鼎獨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隂以褫姦回之魄而扶國命于無疆則亦所謂功不在禹下者也僕以衰病伏枕彌歲目不接朝事友人時時傳門下昌言累牘輒為

擊節無何又得去國狀復為之太息不已嗟乎君臣相遇自古難之矣今日者門下方幾幾得之而終復不遇也豈非天乎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過焉以徵近事千古同慨僕不意門下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雖然天而果欲平治斯世將必有操大人之學如孟夫子者起而一遇雖齊梁之君猶足用之而況進而聖明乎世無其人惟門下終勉之

答胡嵩高朱綿之張奠夫諸生嵩高名嶽綿之名昌祚奠夫名應鼇

比辱手教纍纍數千言具見衛道苦心于今之世殆亦空谷之音而况以不佞之寡昧者當之又不啻大聲之呼而疾雷之破耳也敢不拜嘉僕于此竊復有請焉夫道一也而釋氏二之教本分也而託于釋者混之則其為世道之病信有如足下所言者固已不煩更端而請矣今之言佛氏之學者皆其有意于聖人之道者也不幸當聖遠言湮之日又無老師大儒以為之依歸遂不覺惑于二氏而禪其尤甚者耳則亦聖人所謂賢知之

過也彼其于聖人之道既甞童而習之矣彝倫日用託於耳目之近者概可知也稍讀佛氏書而異之其言單提性宗層層折入亦復層層掃除以視吾儒言天載尚隔幾重階級而自詫為妙道自嘆為希有安得不去而從之乎此厭常喜新之惑也夫聖人之道不落虛無事事有可持循宜乎學之易矣乃以吾夫子之聖竭一生功力至七十年而始幾于從心之域及門之徒三千七十傳道者不過一二人亦僅具體焉況聞而知之者

乎葢求道之難而學為聖人如此其尤不易也孰似彼佛氏者以悟性為則一念回機即同本得從其教者無不人人證聖諦諦傳宗吾寧不舍難而就易乎此欲速助長之惑也且所貴乎學聖人之道者為其有利于吾耳不然亦利于天下而儒者首禁人以功利之說苟不得位蓬累而行鄉鄰有鬬閉戶云耳若佛氏性宗既透起願即是道場懺悔即離苦阨滅度盡六道冥報通三生而身後超于三生六道之外以了生死一大事胡于

自利利人無量乎則尚俟一切有為法乎此計功謀利之惑也凡此三惑者一言以蔽之儒門淡泊收拾不住彼家所為自供自認者也而不知聖人之道本如是其淡而不厭也進必以漸且逾進而逾無窮也出乎義而不出乎利也此所謂惑之甚也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殆謂是與當世不乏雄深警敏之士其中所見往往有過人者而反之性地仍自茫然曾不敢望彼藩籬而况于卓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而升堂而入室者乎

則一彼一此之間固未有以相勝也不相勝而相譏猥欲以語言文字挽其一往不返之心亦祇以重其惑已耳然則奈之何哉僕于此有說焉今之言佛氏之學者大都盛言陽明子止因良知之說于性覺為近故援之以廣其教而衲子之徒亦侵假而良知矣嗚呼古之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傳而為程朱再傳而為陽明子人或以為近于禪即古之為佛者釋迦而已矣一變而為五宗禪再變而為陽明禪人又以為近于儒則亦元黄

渾合之一會乎而識者曰此殆佛法將亡之候而儒教反始之機乎孟子曰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今之言佛氏學者既莫不言陽明子吾亦與之言陽明子而已矣譬之出亡之子猶識有父母時時動其痛癢則父母固得而招之自禰而上益恍惚矣陽明子者吾道之禰也今之言佛氏之學者招之以孔孟而不得招之以程朱而又不得即請以陽明子招之佛氏言宗也而吾以陽明子之宗宗之佛氏喜頓也而吾以陽明子之頓

頻之佛氏喜言功德也而吾以陽明子之德德之亦曰良知而已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學者而不知有良知之說則已使知有良知之說而稍稍求之久之而或有見焉則雖口不離佛氏之說足不離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為吾儒之心從前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為吾儒之徒乎此僕所以姑與之言陽明子也夫道者天下之達道而言道之言亦天下之公言也孔孟言之而不足則程朱言之程朱言之而不足則陽明

子言之陽明子言之而不足則後之人又有言之者但不許為佛氏之徒所借言而苟其借之而足以為反正之機則吾亦安得不因其借者而借之以一伸吾道之是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僕亦曰陽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不息道陽明之道言陽明之言因而參考異同于朱子之言以發明朱子之蘊善繼朱子之心求不得罪于孔孟焉止耳僕聞之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曰君子反經僕亦與二三子共學

陽明子以臻于聖人之域而已矣今而後願足下偃旗息鼓反其分别異同之見而告自邑焉于以尊所聞而行所知日進于高明廣大之地則天下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吾道之明且行庶有日乎僕旦暮跂之

答諸生

承寵命謁祠有日敢不拜嘉但僕因改葬二親日夕不遑寧處苫塊餘生纔及旬餘安能遽從諸君子作雅會以上辱先聖之靈而且不孝之罪遺恫二親終天罔極

更無顏面可對諸君子以是不揣少揭罪狀自擯宫牆而執事猶復不棄而寛其鳴鼓之誅則不肖亦何以自捫寸心乎今而後願諸君子允僕累請終削門下之籍姑與以不屑之誨聽其徐而自艾焉苟其寸心終可以自遣不難復出而請事于諸君子則侍教尚有日矣不然僕奄奄餘生之不保諸君子縱憐而與我其能及乎昔西河氏見罪于曾子至投杖而拜友道之嚴如此若曰不楚而呻吟姑為是謬言以相誑掩其規避之跡則

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

答葉潤山二

曠歲不相聞夢想徒殷有懷靡及忽接手教喜可知也且承門下相信之深日有加而無已至不恥下問如此僕亦何以慰諸大抵學者之于道不日進則日退而進退一機于已取之自以為進者進也即自以為退者亦進也今者門下已不安于前日之見則濯濯新知必有進于前日者矣而且以擇不精行不力是病則自今以

往又必有進于精且力者矣此所謂日進者也雖然使
徒落想像邊事亦第二義耳所舉損益二卦自是反躬
實踐之地學者所當終身用之不盡者但此中進退之
機亦甚微細最宜時時加體認工夫不得臨渴掘井等
是懲忿窒慾耳常人有常人之懲窒學人有學人之懲
窒聖人又有聖人之懲窒不特取效有難易之分亦其
下手有精粗之辨也僕意讀易須以乾道為綱領乾知
大始便是懲窒工夫綱領處得此綱領則入細入粗把

持在手矣何如小著蒙批示幸甚所舉視無形聽無聲持行無地等語亦只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意歸之慎獨而已獨即前所謂乾體也然不免悠謬其辭近于佛老之説反晦本旨質之修辭立誠之意殆不如此乃知吾輩論學只是朴實頭地一是一二是二即指畫身心性命亦須一一有著落若天道有已然之迹方可逐步尋求不墮落虛空窠臼耳目下所可商者出處一節吾輩所學將以用世耳時事多艱主恩未報可云長往

山林乎若言學則隨地皆學也言道則隨地皆道也亦豈有內外人已體用之可岐乎勉之勉之幡然而行可也辛復元平生似有來歷僕嘗與之言見其議論頗正但未卜其持守若何凡人門面闊大者多不易持守亦甚留心世道而不免太熱恐有枉尺直尋處論人不得不取其長耳陶文簡公集一部奉覽慰前命也

答秦履思五

承諭近溪之學雖以赤子提宗要非吾儒大中至正之

脉也赤子之心純乎天者也孩提之童其在天人之間乎天非人不盡故君子盡人以盡天而天其本也不有赤子之心安得有孩提之童之知能故赤子提宗最為端的先生之學可謂直達原始正陽明意中事也然赤子之心人皆有之信得及直下便是聖人所謂信得及者只于此心中便覺一下耳纔覺一下便千變萬化用之不窮雖千變萬化用之不窮却非于此心之外又加毫末也此心原來具足反求即是反求即是覺地覺路

即是聖路不隔身心不岐凡聖不圊根氣不須等待方是真潔淨學者但時時保任而已别無他謬巧也如先生所言悟入處不免反費推敲果如此說凡是善根不宿慧目不清者又將此一項人頓放在何處意者先生所言悟處終是回地一聲消息黄面老子于此費却幾許工夫方得了手如達摩且面壁九年况其他乎彼惟不識赤子之心而求之未生前所以當面蹉過反費追尋先生何故又起爐竈也

答曹進士諱廣

不佞老廢杜門息影之日久矣一旦以世講之末借援聲氣披示教言惓惓焉不啻其口出也捧誦再三欣然以喜至知恥近勇一語殆是吾輩頂門針不佞請先服膺眩焉乃足下俊不加鄙棄而欲進商所未逮益愧惘然無從也不佞請姑就來教所及者而請事焉可乎夫恥者人之本心也而體藴有辨孟夫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他日解之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

則不知惡令人之懵懵焉無所用恥者鮮不以一指易肩背此可謂之知恥乎不能知恥雖有恥與無恥同亦何怪日即于忽忽而不振乎此知恥近勇之說也曾子嘗聞大勇于夫子正以自反欺慊一著為一生定命符此真能知恥者也降而北宫黝孟施舍雖矯然自喜可以目無萬乘然由君子觀之直一指之伎倆耳是故與其貌而法三代之事不若尚論三代之人而尚友之之為真與其泛而窮六經之書不若擇其要者而圖之如

南容之復白圭屏山氏之讀易之爲約而易操與其知交盡天下賢人君子不若闇然日章不出户而知天下則其于當世之務亦固無事于數數然矣以足下之抱負異日者即一當路而平禍亂起生民于溝壑措宗社于安瀾亦豈異人任然苟學不聞道而徒以一切悻悻者當之即幸而得之亦正一措之伎倆不足爲賢者道也晦庵先生曰真正英雄每從戰兢惕厲中來請爲足下誦之

答沈進士諱中柱

夜來讀言志錄大為擊節門下志操雅自耿耿如此將來豎立亦何可量人患無志耳此志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君子亦求其大者而已承教孟子求放心一節真是吾儕終身進學之要人心至神操存舍亡之間往往間不容髮已立志後方許商量此語也又云知求正是學問得力處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云思則得之思即致知

之别名原來即本體即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心裏其要歸于知止耳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即性性即氣猶二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一氣流行之機呈于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于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即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之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内外

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証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于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于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即養其性之别名先儒以為擴前聖所未發葢取其善言性善云非謂此一項工夫至孟子方說破也總之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入門究竟更無别法隨時用力隨處體認無有吃緊于此者來書剖晰詳盡猶或以名色致

疑要在反身而求之可也

與王雪肝太守一　諱孫蘭

荒政萬難下手所幸公祖悉力講求孜孜延訪當必有得其要領者如社倉一事誠為標本兼治之計已託祁世老條列事宜想能得當報命但鄙意謂是舉也必官與民交任之仍以官為主而後可要其成所謂君子之德風也目下一面急宜先頒一明示張掛四城曉諭士民以倉社之利決當舉行不宜遲緩庶使士民便于遵

依一面令所屬各發贖鍰召商往糴東路分發三十九坊以為倉本乃聽各士紳富户次第捐儲一面立官簿籍分三十九坊各報社正委以出納則事且旦夕行矣若上官不率先鼓舞恐人情皆在觀望中誰肯一破頭面以犯衆忌且以身家殉乎即如官糴果係正項所那不妨出糶之後仍還在官此後乃以一切科罰者充之積少成多為長久計城中稍有端緒便可推及四鄉總之公祖設誠而致行于上不患士民不嚮應于下也

答王雪肝二

承發余祁兩公書見示生細讀之其于目前救荒急著亦已檢點無遺似可仰承德意于萬一矣生雖有社倉之說止是虛著原無異同小異者兩公言暫而生兼言常兩公言平糴而生專言積貯耳生慮平糴之說可一而不可再今但勸士紳以儲米則所積之米即是無形之社倉明年聽其以時價出糴仍將此糴本候秋成之日復儲米如前復時價出糴如前則儲米年年有息而

待糴者歲歲得平稍以官簿經紀其間亦可望數年之後豐凶各有攸賴年來雨暘不時此等景象日日可虞故不得不酌標本而言之若今僅為目前計則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終亦惟日不足矣祁世老似謂不佞竟欲強士紳出米立社為公家之物而已不得與焉則厲民之令甚于平糶委有難行者況有建置之擾擾毋令鄙意既已揭明乃知原無異同目下且言急著再為善後之圖可也

與王雪肝三

頃承本縣頒下儲米坊册仰惟痌瘝德意在在流注一二子遺稍有半菽之望矣但念此十室九空之時即富室終鮮盎藏計必以招商為第一義方得備此八千正額而過糴之禁所在而是商人寸武難行台寧設禁猶曰隔府新嵊而設禁則同府矣同出台臺怙冒之下而忍令一肥一瘠咫尺之間頓分吳越乎想台臺已移文日久不知本縣何故尚不遵依日者宗周遣人告糴于

嵊稍蒙鄧父母推昔年宗周有賑嵊之德而沾沾報之得米五十斛此外有販者輙遭奸民搶掠垂槖而歸官亦不之禁夫此之不禁而禁糴乃計之左也且嵊人固自為計耳殊不知嵊禁弛則台禁亦弛一路源源灌輸而至是無損于嵊而大有造于郡城也更通四明一路以濟之將遠近之米價漸平而行販者亦無所利于遏蹶矣夫遏糴固王政之首禁也即前日西路之遏亦可暫而不可久且越郡一撮土固無當于錢江以北吳會

數省之緩急也若以東路視吾越其事懸矣倘當事諸君子而懷天地父母之心宜必有不終屑屑于一日之權宜者矣前日本坊曾具一呈未蒙准行意其中有申文兩道語未必果得之兩道乎今復稍易其詞補牘以進仰候裁奪或止給一批令本坊商人一行之何如然以不使私計之儲米不得不招商招商不得不弛禁即弛禁于嵊而不弛禁于台寧嵊人豈能獨受其累則兩道終須公祖一通情款詳述利害而得之倘此法不行將

儲米一事委之空文一旦有急饑民嗷嗷而索平糶于富室何以應之事且有不可知者矣統候台裁

與成台道諱仲龍

我越人之告饑也祖台亦既耳而目之以視台郡豈歟相懸大是向隅抱泣蒙祖臺軫念痌瘝方與郡大夫商拯濟之策隨聽本府一面申文行糴台寧等處我越人懽若更生宗周乃敢率二三里人齎本府印批告投下執事宗周遵郡大夫之政統計郡城中限坊儲米宗周

所求給于台者不過二百石其加賜焉則祖臺曠蕩之澤也伏惟照驗施行俾不至為地方所譁仍乞掛號批迴且無虞于出疆之阻宗周藉此舉為一方社倉張本稍俟青黄不接之日平糶而出之自此時斂時發垂之世世而祖臺再造生成之德亦將垂之世世矣且郡大夫請糴之舉亦豈為是沾沾者果能家賜而人給政欲借以厭人心而通地方之血脉陰杜其覬覦爭攘之氣耳今必曰豐歉不齊之數委之造物有餘不足之見聽

之人情則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際且有秦越視而不顧者矣豈知天下之亂即從此而起甚矣遏糴之不可訓也非祖臺由已之饑而本之以大道為公之志亦孰與化近日之風氣挽扼運而導天和臻一世于仁壽之域乎

與王雪肝 四

宗周仰遵儲米之令率二三里人告糴于台寧以為社倉張本而台寧過糴之禁所在而然小民之囂競固甚

上官之厲禁尤嚴輙曰我台人寧人之不保而暇為紹謀乎閭是說而里人徒手以歸夫山荒薦臻大難措手所恃四封有恤鄰之誼庶幾源源而來小民得藉以無恐而不意疾痛杳不相關一至于此也彼曰自謀之不暇生直謂其未嘗自謀也譬之人身血脉欲其相通未有手足委頓而腹心可以安然無恙者故紹亂而台寧亦亂安紹正所以安台寧此不待智者而自明矣嗟乎四封閉糴自今以往小民其無孑遺矣惟是公祖為一

郡主小民之饑寒皆仰給焉生輩雖不能得之于兩道其忍坐視而終不之救乎更乞再四申請爲秦庭七日之哭或者彼見憐而有一粒之遺亦未可知也勢孔亟矣惟公祖亟圖焉

與王雪肝五

時事日亟意外之虞真不能以刻待知過糴之令在當事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猶是凶荒耳一日雨而米價湧再日雪而米價大湧豈一日之雨雪果爲民厲乎良以

人情之變喜于思亂有如此者故今日救荒之策必以安輯人情為第一義官販之說便是今日急劑官販之說行將見言未脫于口而人情已平一二矣官販之計決將見米未解于途而人情已平八九矣則上人為民請命之心固足以稍稍取亮于人而頓奪其囂凌愁苦之氣也但以鄙見揣之台寧一路須得公祖玉趾親移方出萬全即不然亦須得陳公祖一行葢此時不特道府縣之情難調而道路亂民之勢尤不易輯陳公祖綽

有經濟雅著手裁誠代公祖一行而領以押運之官所濟不既多乎不然文移之往來動成故套即小吏之奔走豈足當洶洶之亂民乎但官販之說不知專名官商單那庫藏絶不與于民乎抑仍是三十九坊儲米之說每坊給批各自齎本而但以在官領之即為官販乎從前一說則徑而易行而難在散米收銀從後一說則物情未必盡齊而終省在官一番會計與前日一番給簿之說不相戾如二説並行則頭緒更紛我之求于販地者取

數必多而彼將有不易應者矣如專從後說則各坊行販皆當分為兩次每次一百石庶幾接濟有漸統祈台裁昨接祁世老條議一通想已上之台覽矣內中既有官商之說又有換批之說似官與民交任其責也今生昌安坊前日所領之批竟未之行敢暫繳上或銷或換統候台裁且本坊見貯銀二百兩外為販本或官或民亦惟裁奪又海運之說人情所在覬望或得大家通融徑以台温接寧波以寧波接紹興又以台州接嵊縣以

嵊縣接山會又以金衢接諸暨以諸暨接山陰則血脉流通事半功倍審如此正須陳公祖親行痛陳一體痛癢之說與所在當事者使從前痿痺元氣立行銷化則太和便在宇宙間而人變可弭天灾可禳矣

答范質公

春暮接翁手書有味乎人學政教之說即未窺枕秘已令人惵開茅塞何時奉有成刻啟示吾黨乎别諭感念時艱不已彼時禍敗相沿以為固然士大夫倖免者

如釡中魚幕上燕尚得偷生數時豈知河南襄漢之報接踵而至使高皇不得有其孫神廟不得有其子朝廷安賴有吾儕臣庶圖苟活以享富貴吾不知謀國諸公亦何顔處交戟之下相與歌喜起頌太平恐九廟有靈終不使黨錮諸君子獨赴西市後之視今今之視昔千古已然悲夫目今江南半壁遍罹奇荒所至人相食幸而暫遲揭竿之呼終不聞廟堂有一休養生息之德意益復誅求不已征繕四出不盡敺之為盜不已時事至

此尚忍言乎翁臺胸包經濟進不得大有為于時退而修其素業以淑諸人以俟諸後長夜人心由此一旦亦世道之慶也弟老矣一切無以報知己惟闔門待盡而已臨風布懷仰候興居萬福惟為道自珍

與章格菴掌垣諱正宸

道駕歸省甚渴鄙懷會衰病日深艱于出户不及走晤數年作别所欲一言者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將亡僕之謂矣况身當其事處漏舟之地岌岌乎與舟為

存亡者乎執事久為諫官所言天下事幾何昔陽城為諫議大夫五年不言事昌黎作諍臣論諷之自若也其後陸宣公貶而延齡相城乃起而取白麻壊之痛哭于廷城卒以諫顯葢宣公在事時城于天下事固無可言者乃知士君子語默各有宜而賢者之不可測類如此也今天下豈無宣公其人而貶且死而不克生者乎而執事竟無一言也雖然此猶一事耳請進而求其大者今天下之亂固必有所自出矣則君心是也執事亦既

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格心之效也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成矣則政府是也奸佞相仍十餘年如一轍執事亦既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請劒之舉也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決裂矣則邦本是也烏窮則啄獸窮則攫執事亦既已知之矣而又付之無可奈何而不言即督糧之役何為者上有一給事督糧則自有司而下至胥吏皂役莫不給事矣羣千萬人為給事以督一細民之糧其尚有死地乎然則天下事益可

知矣舍是三者而不言更無可言者矣且執事而不言更無人可言者矣已矣哉此嫠婦之恤所以鼠思泣血而不容已也或曰天下事亦甚無樂乎以言濟也執事將别有一當以報國其為彌縫匡救之力亦已隱矣僕則以為今天下救時之急務宜莫有過于開言路者執事言官也開則自我開閉則自我閉後之人曰崇禎之間率天下為寒蟬導人主以杜絶言路之禍者為章其其人是則罪之大者執事將何以自解乎執事生平自

許萬萬不後陽亢宗向也舉天下第一流人以奉之一旦處棘手之日惴惴乎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置宗社安危于弗問幸而天祐人國萬無他虞蹉跎歲月卿貳在前宰執迎刃終為嚼蠟之無味耳何若向者為諸生之猶得俯仰于天地之間也哉或曰古之君子遇不可為之時未嘗不危行言遜以避禍若梁公之于唐是也何獨于執事尤之深乎曰吾固不為執事尤而深為諫官惜也無已請姑就今日之職掌言吏垣固進退人才之

地也其自宰執以下至督撫提學等官孰不以吏垣為咽喉者朝推一人焉吏垣以為可孰敢以為不可者暮舉一人焉吏垣以為不可孰敢以為可者此而猶曰我不能謂非溺職而何往者已矣計執事自今入朝倘有一奸進要路一地不稱職則執事有不得辭其責者而勤勤焉思所以報塞庶所云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也取效雖緩天下事尚可救十之一二然亦非全軀保妻子之念洗滌殆盡終不能有所建白也冀執事深思

之嗟乎今日之事大可寒心上無責難之臣子下并無
責善之朋友見人主則曰堯舜見同列則曰臯夔終日
惟以阿諛逢迎為事無敢出片言拂人之意局面已成
牢不可破至于流氛横行藩封荼毒賊臣破陷疆土而
猶蒙身後之恤是孰使之然也興言及此豈不深可痛
哉僕私心恨之輙敢剖此肺腑少効朋友之誼于萬一
惟執事進而教之幸弗以為嗔也

劉蕺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蕺山集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拔貢臣曹躍淵

劉蕺山集卷八

明 劉宗周 撰

書三

與王雪肝六

不佞擁榻閒静聴嘉猷所以活我百姓者幸甚比兒輩相傳一二諸士紳仍不出通販之説如此則亦無煩一番擾擾矣今曰通之于官而禁之于私此擾擾者何難

盡改私而公且曰官虛其禁而士紳實其政此士紳而擾擾者又何難并以禁為貨乎過糴之不可行也不佞豈不知之但其法有小過而大通者上臺之不可逆也不佞亦豈不仰體之但其說有似逆而實順者則亦不可不思其故矣上臺之求多于吾越也不過為省下饑民請命耳豈知自七月以迄于今杭嘉湖以往食我紹興之米亦既無筭矣不足又以官商尾其後我越人又迎送以將之幾空國而出亦庶幾周人之急不啻孝子

之奉其父母矣今者省下秋成業已告登人人頗慰樂生之願但一二奸商乘機射利相與囤上而行其私上之人爲其所愚猶然以饑告非其情矣越之人將遂終聽之是竭澤之漁也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我越人之罄抑亦杭人之恥也孰若少節其一二于今日以待杭人青黄不接之日乎有前日之大通斷不可無今日之小節有今日之小節又可以裕來日之大通此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曰過之而適以通逆之而

乃以順也然則祖臺何憚不持此說以明告之上臺乎傳畢公祖之言曰招商于今日而販米于明春此說似善矣又孰若招商于明春販米于明春之為尤善乎且不佞所以有暫閉米商之說者益為民間晚收頗薄亟待登場之日使一二有力之家稍稍為蓋藏計庶幾從薪之策若目今外販絡繹米價日騰貧民茍利于得錢而富人皆觀望不肯為他日計將來欲販不能欲賑不得滿城百姓人人轉眼死矣即公祖雖有一切良法美

意亦安所措之且公祖可以越人之米空國而濟三吳不能以台寧之米空國而濟吾越真坐困之術也救荒何等事焚溺及身焦濡不暇顧忍為一切利害升沉寵辱計要須通融長筭既不可抱一膜之見以自封而亦豈可為從井救人之術以自愚惟公祖熟思審處但以士紳為言而辭之其亦可矣宗周我躬之不閱不憚再瀆統惟台涵

與祁世培

諸君子謀荒政毫無濟于事今不阻外販而言積儲不言積儲而他日又言賑濟皆必不可幾者也遏糴有禁夫人而知之且身遭台寧之毒矣其忍以身行之省下但此事須通盤計筭譬之一家之中為父母者但可顧其子女耳為祖父母則顧及其孫行而廣矣為曽祖父母則顧及曽孫行又廣矣此其間各有分願互相俯仰乃相與聯絡成一體之誼勢不能以一父母任祖父母之責且任曽祖父母之責也是以為人上者無分民而有

分土縣顧其縣府顧其府道顧其道省顧其省各相顧也而後出其餘力以上供而互相轉輸于不窮庶幾可大可久之道計不出此有載胥及溺而已前者吾鄉旱禾大熟聽浙西以往三吴之商日夕捆載而出鄉人之射利者又從而迎送之賔至如歸無不慫其所欲又以為不足上司又以官批通賑捆而去者又不知凡幾旬月以來亦足以報命矣而越之當事者猶惟恐或失上臺之心也守成事而不變區區私販之禁何為者乎僕

恐令而後必無有私販至越者矣何也越之人既明招省下以官販矣一江之隔即操一二金者皆得請一批而來浸假犀省下人及三吳中人不論士農工商皆持批而至吾不知當事者何以應之且昔日台寧之爲厲禁也撫臺封銀千兩至二郡而猶然遲遲其應之令外販之米果僅千兩乎前吳中人來謁僕者云自鎮江以南食紹興之米者已兩月于茲矣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一節一宣政之常經也有前日之太通斷不可無今

日之小節有今日之小節則又可幾後日之大通法在與時消息而已令僕意謂目下但暫閉兩三月使登場之物一二富室稍為蓋藏計需至明春縱省下人空國而至亦可聽之今日猶為省下寄外府也亦何不可之有且自今省下一路秋成告登雖云非大稔旦夕且可支吾今之熙熙來者皆奸商射利之舉固非出于告饑者也至明歲乃告饑耳阻目下而通于他日仁至義盡兩得之矣今當事者明以地方利害及彼此一體之誼

剖告上臺茍有血氣心知者誰不聽之而必謂持數月之禁便當得罪上官不敢一出此也亦殊非仁人君子為民請命之初心矣今當事者但知媚上官不知有地方吾儕又但知媚公祖父母不知有桑梓嗟乎吾死無日矣明年一郡生靈命脉仍係之吾兄一人不可不亟為徙薪之計弟偶有所見不憚力疾草草幸鑒而裁之或再以上聞之當事者可也

與永侯族侄

非舉不變塞之說謂頗不易識非也此塞字不必作道理解只就眼前境遇稍一對勘便是瞭然塞對通言即今冠進賢日逐勢利之場動得如意可謂通矣回視前日窮秀才氣味豈不大有徑庭人情以此為艷稱而不知本心之地日移而月化者亦已多矣今但于時至事起時將平日窮秀才氣味置在目前一味與之冷落與之消滅便立了無數脚跟而終身遠大之業亦便不外此今只是隨俗忽忽且恁地去盍順逆之勢異而當境

萬難自持也幸賢侄勉之昨遺乙言册子似乎太丈君子暴貴不為父作謚况動作稱述俱涉影響為無鹽之刻畫吾恐識者譏之矣未敢遵命

與張自菴

學會數年全不得力諸君子登致知之堂全不知良知二字何狀止因前輩講究不親以致後學涵育無地興言及此每增愧嘆賴先生以躬行之教新感發之機吾道幸甚乃者如王素中以義方之過坐小事而殺孺子

質之良知二字亦打得過否父之親子天性也聞有不
中不才之養矣責善且不可况棄而殺之是可忍也弑
父與君恒必由之止因平日講習不明神明之地往往
認賊為子以至措之家庭日用有認子為賊者矣吾輩
因此自反一念睚眦便屬殺機一事暴戾即成逆行其
時時中于君父之身者當亦猶是也特素中顯出之而
在吾輩尚未經一一摘發之耳吾輩幸以此一事為前
車知人心天理人欲之幾間不容髮時時檢點念念提

撕反而求之不學不慮之天怳然而自得焉則火然泉達自有不容已者矣孟夫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危哉危哉夫人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亦安用此昂藏七尺享嗜慾之樂而號衣冠之類乎望先生痛切為大聲疾呼僕且在閉閣訟過之日也

答劉乾所學憲

披省來教曠若發蒙吾輩無撒手懸崖伎倆不得不借

一方便法門如良知天理是也鞠躬之說亦復近之易艮卦便是此義註脚如曰艮其身止諸躬也不善會却是艮其身止諸身也之謂矣因思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氣而立絶不是理生氣也于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于所謂形而下者忽即忽離兩無依據轉為釋氏所藉口至元門則又徒得其形而下者而竟遺其形而上者所以蔽于長

生之說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僕亦近見得此道頗親切簡易全著不得捕風捉影之解只是工夫粗時為形器所滯耳既摭實便須致精以入之精則神神則一矣請執事於此三致意焉

答陳生紀常

所諭克已而克之不力舍已而已私愈甚如此無奈已何則亦安貴學也學者須立志志立後便所向無前見道益親止此一已何取何舍既無取舍亦何順逆得失

之觸而動其心乎道者心之體也心體中本無動靜寂感内外彼此之岐則人已二字又從何處立名乎今懸空言本體不實按此心之體遂覺此形骸為障其實形骸何能障人善反之則天性即此而在今只為形骸之障而不知吾志之未立所以愈不得力耳工夫正要更向前一步討消息勉之

答史子虛

僕積病之軀不謂遷延至此遂增奇症度無起色一味

聽之即醫亦盡人事而已雖拜君命有日竟不遑遵不俟駕之義稍展臣子之忱老臣處此無地可容直付之無可奈何耳若謂或高難進之節或抱相時之幾而故為遅迴焉則義所萬萬不敢出者也自顧生平絶無長何以自挾而處此主憂臣辱之日普天之下誰不切同舟之懼而謂山林尚有煖席乎今且自度此身可以許國則輿疾一行自不容緩惟明教之是遵倘日加困頓即欲襆被載塗不任也抑終奈之何哉耿耿此心

不敢以欺君父其敢以欺朋友既不敢負吾友其敢終負吾君也乎然而大義見繩寥寥空谷得之者輙為毛豎而心戚戚其靡寧其敢不奉為指南以從事乎力疾草草不盡欲言

與黄石齋

金在鑛而真得火而變出火而精進以人工乃成令器此門下今日之謂也故前者之役人以為所遭之不幸而自僕旁觀則猶恐所為鍛鍊者火力之不足及其足

于火而喜可知也則今者之役人無不相賀以爲幸而自僕旁觀轉慮其工力之有所不繼矣得火之後向者躍今定矣向者浮今沉矣向者偏駁今進于純矣乃從此制器尚象焉若何而倫世道用若何而倫吾道用爲禹爲呂或方或員亦唯門下所位置焉庶不至躍冶不祥負君恩于玉汝也古來傑士如門下所遭殆亦不少其能卓然獨立自奮于天地間爲可觀法者幾人抑或舉其在鑛之本質而失之者有之此其成敗得失之機

所爭甚危願門下勉之一言相訊神與俱長

答錢生欽之

力行二字甚佳而所該亦詳以盡如體認是力行第一義存養是力行第二義省察是力行第三義踐履是力行第四義應事接物是力行第五義善反之則應事接物正是踐履之實踐履正是省察之實省察正是存養之實存養正是體認之實歸到體認二字只致良知足以盡之此正所謂力行之實也今人以致知為一項以

力行為一項所以便有病痛又就其中每事都作逐件看或後先錯雜或支離紛解愈遠而愈不合矣人之氣質不同不免囿于所見而不能相通若良知則只是一個也然僕作此言亦是影響不知于良知二字有分曉否幸交勉之可乎

答陳紀常

竊念學會一事以陶先生主盟固將偕同志諸君子共衍文成公良知一脈也先生之意豈及身遠已乎九原

有靈其屬望吾輩何如者今法堂草深每月間會文成祠少存餼羊而諸君皆裹足不至公私起見乎異同起見乎賢否相形起意乎異同之見自古而然陸子不必化朱子文成不必化涇野諸君子但自講自學人講人學便皆是聖賢路上人殊塗同歸道正如此若必執而不化可者與不可者拒古人嘗見譏於同列如之何其明蹈也惟是公私一關則所係學術甚大諸君不可不察冷眼看世人初無大惡只是私己一念造成無限

藩籬做起無限罪過故克己二字顏子猶用得著雖大賢亦是頂門針何況吾輩僕深不願諸君子有此矣往者僕嘗發同人于宗于郊之說金如深感動未幾為一場閒話而罷豈諸君子之見不及金如乎私已之見一萌因而有異同異同之見一起因而有賢否則所傷于吾道大矣諸君子即口口言學無乃聚沙蒸飯此意一化宇宙太和氣象即在吾黨人人志聖而聖希賢而賢矣願諸君子深紹諸前哲惓惓之心來月之三齊赴文

成祠再訂初盟秦越一家幸甚是日聞自菴先生主盟張先生年八十而每會必赴又絶不開口一字亦絶不聽得一字卻為何事豈非吾師乎吾師乎諸君但學張先生可也

答葉潤山三 附來書

來書云傳釋誠意古本原為第一章誠為有見註意者心之所發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面當屬動一邊若以為心之存存豈即中庸言未發之中歟格物所

以致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云向末一邊畢竟是博是約抑博約互用歟

意為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為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為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既本于心心安得不本于意乃先儒既以意為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來教所云好惡正指心之所存言也大學自知至而後此心之存主

必有善而無惡矣何以見其必有善而無惡以好必于善惡必于惡也好必于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于此也惡必于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于彼也必于此而必不于彼正見其存主之誠故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機此正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蓋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言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中則只指其必于此不于彼者非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纔分曉幾字看得清

則獨字纔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豈平旦之時未與物接即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幾以忿懥憂患恐懼好樂解正心分明是發即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無為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脊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矣陽明先生惟于此解錯故不得不提良知二字為主柄以壓倒前人至他日解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

而聖學不明于天下矣至于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為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即博即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于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國家天下而根據處只主在意上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

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今非敢謂學問可廢省察也正為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為常惺惺者存又存個甚養又養個甚若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為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為偽不特此也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為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為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

曰不睹不聞可乎曰先儒以不睹不聞為己所不睹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以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為本體傳說之訛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與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

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于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于静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愼獨之功必于斯而為至也

答門人祝開美一

此道本不遠于人學者只就日用尋常間因吾心之所明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處且不必向古人討分曉也即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因此發個哀感心不肯放過即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

奚必更在此外求道乎由此而推則所謂三年之喪期功之制祭祀之禮家庭拜跪亦皆以是心裁之而沛然矣心所安處即是禮所中處其間有古今之異宜風俗之沿習固未可一概而施惟大節目處有斷然從之則人違之則獸者不可不自勉然亦只須時時認取良心自有不容已處不須從外邊着力也流俗病痼鮮能自拔只為胸中所見蒙蔽纏𦂳闢開見地便稍稍有立脚處此處發個猛省便當一日千里也期喪百日內飲食

居處宜變於常日此外通融可也若嫁娶亦須既葬方以不得已行之

與祝開美二 時開美欲掊擊用事大臣故規之云云

不虞得譽遂屬千秋此道因緣有天作之合者僕敢謂少有當于知已惟是晚年進步端有望驊騮之影而恐後者矣乃者驟得人言致以質疑不知胸中塊壘之氣怡然氷化否耶浮氣病心浮名害道僕亦過來人不敢不苦相告即如古人最磊落者所謂陳少陽其人然以

聖門視之猶然暴虎馮河伎倆況後人之學識萬萬不及少陽而妄慕邯鄲之步多見其不自揣矣且足下豈以前日之舉不免失知人之明未可為千秋之重遂不惜再有奇舉既以葢前愆又以垂後名作堂堂男子耶審若此則一團私意本領已一齊差却又何以自信于道終能高視濶步于人間乎嗟乎人心之病于私也如千尺浮雲層層難撥凡人之認賊作子而誤盡一生者往往而是不然古人一生學力說惟精說擇善當在何

處用伏望速整歸裝倘終蒙不棄得相尋于雲門鑑湖之間為幸多矣

與祁世培

旅處通州又彌月勢不得不行矣回首五雲百爾感愴因念把袂之日彼此眷眷而在門下尤若有不豫色然者抑何念僕之深乎亦借以灑羈人去國之淚也嗟乎天下事至此不忍言矣門下處交戟之下計當必以諫諍明職業一言而當不有益于君必有益于國則庶幾

太平之一機也即不幸而碎首玉階甘斧鑕以如飴亦臣子分内事此時死則死耳猶大愈于鬱鬱坐長安邸求死不得而徒以七日不汗死顧門下留意學求日進徒曰我不能誰為能者時下兩正相阨尤非佳兆想門下必有以處之磊齋幸致言道求自信可也

答門人惲仲升

接來札見相愛之切至不難處以非分一至于此然而害道甚矣在前日開美已多此舉况待今日學人平日只

是信道不篤每事不免向外馳求往往陷于過舉而不自覺如此類者甚多不可不深察而懲艾之昔賢云即向好事猶為物化況未必然乎吾輩只合素位而行纔涉位外便是私意習熟不已終身墮落矣幸二無早為救正省却多少事不然當此多事時只吾輩二三人壞天下事而有餘矣僕從兹益反而自艾名利場打不過洗不淨盡必有一種聲音笑貌為人所窺及處至使朋友中遂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關不易過也

與祝開美三

凡禍福之來若是意中事則當安之固然若是意外事則當付之適然適然之謂命固然之謂性盡性至命之學即斯而在世人以七尺為性命君子以性命為七尺知道者曷于此辨之

答史子復一

小語批示匆匆畧讀一過葢亦有與鄙意互相發明者如謂弟之所云意葢言知是也則其他可以類推知意

之與知分不得兩事則知心與意分不得兩字矣分晰之見後儒之誤也意為心之所發古來已有是疏僕何為獨不然第思人心之體必有所存而後有所發如意為心之所發孰為心之所存乎如心以所存言而意以所發言則心與意是對偶之物矣如意為所發而知為所存則意與知亦是對偶之物矣總之存發只是一機故可以所存該所發而終不可以所發遺所存則大學誠正一關終是千古不了之案未可便以程朱之言為

定本也陽明先生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僕則曰好善惡惡者意之動此誠意章本文語也如以善惡屬意則好之惡之者誰乎如云心去好之心去惡之則又與無善無惡之旨相戾今據本文好惡是意則意以所發言而不專屬所存明矣然好惡云者好必于善而惡必于惡正言此心之體有善而無惡也故好惡兩在而一機所以謂之獨如曰有善有惡則二三甚矣獨即意也知獨之謂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屬所發明矣總之

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謂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而言謂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無惡歸之至善謂之物識得此方見心學一原之妙不然未有不墮于支離者但此等分解亦只是訓詁伎倆吾輩能切已反觀于生身立命之原時時有把柄不復墮落影響則此心此理自有不言而相喻于同然者矣

答史子復二附來書

頃承翰教敢重為請焉分合原不相妨只貴分晰得

諦當自然不至鶻突穿鑿耳故合言之則意為心之意知為心之知物為心之物無容二也析言之則心之發動為意心之精明為知意之所在為物無容混也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尊諭謂心體必有所存而後有所發因以意該存發此即前答問中意為心之主宰而意為體心為用之宗旨所自來也鄙意以為心者虛靈之官雖曰有體要非塊然實有可執著指名者也曰體用曰存發皆不得已而強著名言耳葢

心即理也理無極而太極心無體而為體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是故以言乎體則虛體也以言乎用則靈知也以言乎所發則為意而所發外別無所存所存則仍此虛靈也如明鏡然對妍媸而影現焉鏡之所發也而影之外別無所存之影所存則虛明之體也夫心也者無聲無臭物物而不物于物未發也寂然不動已發也感而遂通而感通時非截然與寂然者分為兩時兩件也必欲求其所存而以意實之則

心亦窒礙而不靈矣烏能宰制萬物而與天地參為三才也哉獨也者以良知所獨知而言恐不容別以好惡兩在而一機而以意當之也有善意而知之有惡意而知之無善無惡而亦知之寧僅二三即千變萬化交錯紛紜而良知烱然獨照初無兩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晝夜之間其搆闗乎吾前者寧可數計哉而知故自如此良知所以為至妙至妙而萬萬非憧憧擾擾之意所可同年而語者也竊謂知

心體之本虛則不必于所發外別尋一所存者以實之知獨之為知則不煩曲倩好惡兩在而一機者以當之心意既認得清楚不作異觧則聖經條目先後一一自然誠正一關初無不了之案而前所云意為心之主宰意為體心為用種種創論自可氷釋矣

承教理一分殊之說自是通論合言之意為心之意知為心之知物為心之物不待言矣析言之心之發動為意心之精明為知意之所在為物大段亦是鄙意稍加

婉轉此動字即易云幾者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是動之微註腳若如此解則以意為心之所發亦何害乎若除却已發之意未發之心就中又有將發未發者之幾作三截看弟竊反之自心實有不然者周子誠神幾只就中指點出名目並不以未發為誠感通為神將發未發方感未感為幾如泥感而遂通為神一句則心為神心果以所發言矣故知心之有意即幾希之地也心之精明為知弟申其解曰知好知惡之謂知方是

精明一毫混不得處如鏡子不遁妍媸然若但知善知惡而已語意猶未該括葢必好善惡惡而後謂之知善知惡也意之所在為物既以意為心之所發矣則致知之功全在發處用矣僕則以為致知之功全在存處不在發處如在發處則箭已離弦如何控持若箭未離弦時作控持依舊在存處也惟泥意為心所發并疑格致為所發之功宜乎謂誠意之後又有正心之功也曾記鄧定宇先生曰知善知惡謂良知權論也知者照心也

言心者不直指人以月言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此意更可參攷他日又有言曰心是天意是命此確論也愚嘗為之解曰命原不以流行言以主宰言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帝者以天之主宰而言出乎震齊乎巽正就流行中見主宰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恐如此婉轉則與先生之說亦不至大有異同乎弟所吃緊者總之不爭存發二字而爭有善有惡意之動非大學本旨終不若認定好善惡

惡為意之動為親切也此外亦不及細申聊質以大意如此惟裁正幸甚轉呈令兄待正何如

答史子虛 附來書

來書云如以意為幾謂是動而未形則動而已形者又何物乎豈意之後更有一物為之流行運用乎僕誠意之説葢亦偶窺聖經而及此一則不欲説壞意字謂心意知物只一串事不應心與知合作一事而獨置意于膜外姑以陽明四語推之意是有善有惡之意

心亦是有善有惡之心知亦是有善有惡之知物亦是有善有惡之物却又如何得一一反之無竊以自附于龍溪駁正之旨非敢為倡也一則不欲說粗意字謂大學之教只是知本不應致知後首入粗根先蕩此一點靈光于末梢一著而且云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終屬顛倒竊以自附于陽明古本序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之說亦非敢為倡也至來教云動而已形者屬何物竊謂誠則自形形又何物誠即形形即是誠其旨

見于誠意本傳故中庸亦云莫顯乎微又曰知微之顯又曰夫微之顯可謂深切著明古人學問全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幷無一點在將發處用葢用在將發處便落後著也且將發又如何用功則必為將為迎為憧憧而後可耳若但云慎于所發依舊是存處用功僕每痛古人微言一一被後人說壞使大道不明高明之士輙存見少紛紛多岐未能歸一故往往不惜破荒開口而曲折頗長不敢盡呈于有道俟高明斧正後

再有開發隨便請益耳

答祝開美四

道體何以數數委頓至此僕又失此良晤感念無已聞之醫家言咯血出於心而通于腎嘔血出于肝而肝爲血海治之差易然肝主東方生氣氣有餘即是火而又乘于心風火相挾作疾易狂則亦惟有治心爲要法平日用心大過如一切躁妄心經營心期必心并義理思維研慮心皆且放鬆但減得一分便是減一分人欲減

一分人欲便增一分天理人安有日置其心于天理之中而猶膺無妄之疾者乎無妄而疾可弗藥也或妄焉其容已于瞑眩乎先儒指之曰無欲作聖斯其旨也存心之外更無藥已養德之外更無身已來教似頗傷于猛厲只此便是欲也此等意思皆須放在平日用則得力若到手足忙亂便是心為形役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道不可聞聞則非也古人云無心之為道吾亦與之為無心則刻刻有聞矣適然固然之外得此又進一籌幸

于病中理會此意何如僕還山失路情緒無聊每恨不得良友一把臂日望足下如望歲一見不可得足下幸自愛倘得握手以春為期乎使者來適在山中修先塋忽忽作答悵邑而已

答門人張考夫

里人還領手言知垂念惓惓愧老人近狀無似無可舉以報知己出處之際撫今追昔轉有不自得于心者㸃黙餘生何處是投死之地每一念之不禁於邑耳辱有

見訪之示敢祈且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老人亦顏若應酬知道義之愛必能亮我同志中幸概以此意相致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風便布懷并函來稿希照不盡

答駱學師

昨承枉顧殊失倒屣抱歉何似泠然之會神正王也歲計在春吾黨幸不幸此惓惓而僕亦竊愈為神往已乃

僕則更有請焉宮牆本設教之地自官司無教而降之有事于鄉社如吾越和靖文成兩廗猶之乎古人之下庠也然而聖學不明于世久矣士而號為有志于道者猶不免各私其見各守其方視下庠一廗且如畏途往往望之而却步于是不得已復有泠然之會屈師廗于梵宮將使環橋之聽謂吾道有所不足而必假途于别所以為接引之地非所以稱師嚴道尊也况當異教如簧之日乎僕竊慮之矣今請先生于是月再舉二祠大

會稍存餼羊之意以為士子鵠此後凡與大會者不必强之冷然而凡與冷然者斷不許不赴大會如此則風尚之地端而于世道人心亦有少裨矣僕老而坐廢僅作隅膜之見如是以俟採擇

與祝開美六

身所住處心即在此甚善須知此身非止七尺腔子滿世界皆心滿世界皆身也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何曾止向七尺討分曉乎為此說者恐其神明受錮于形骸

而漸起一種自私自利之見耳不如大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認得位字清楚亦何至坐馳之有

答史子虛

吾輩遭時則得君行道扃戶則誦讀詩書自謂均之可以抗志千秋了足百年豈知陽九數奇一朝相違時命既窮茫茫天壤舉無容足之地偷息之鄉乎傷哉僕之有今日固宜來故人之弔矣遭難而不能死圖存而無裨于生是所謂丈夫而再辱者也時事至此儘有不可

究竟處人生至此儘有不可作商量處惟吾丈有以教之若如來教所云是乃往日誦詩讀書一副清平道理施之今日誠用不著也然而時位不同通人建達節之舉志士守固窮之業亦各成其是耳守先待後于丈有厚望焉若僕則俟命待死而已

答史子復三

承示格致之義三復之餘已徹同調但其間不無手輕手重之勢亦一時成見使然非果相矛盾也夫學者覺

也纔言學已從知字為頟路豈惟學知困知即生知之知亦是此知則誠意之必先格致也與誠身之必先明善也夫人而知之僕亦嘗竊聞之矣一日有感于陽明子知行合一之說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夫真切篤實非徒行字之合體實誠字之別名固知知行是一誠明亦是一所以中庸一則互言道之不明不行一則合言誠明明誠可謂深切著明矣惟是立教之旨必先明而後誠先致知而後誠意凡以言乎下手得力之

法若因此而及彼者而非真有一先一後之可言也至于所以致知之方不離誠之之目五者而陽明子更加詮註則曰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可見舍此之外更無學問思辨可言他日又曰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又縱言之曰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格致是誠意工夫將古來一切劈開兩項工夫盡合作一事真有功于學者尤恐

其不能合也直于大學工夫邉事輕輕加一良字以合于明德之說以見即工夫即本體可為費盡苦心凡此皆文妙契有日而僕亦頗見一二于叅疑中竊自附于同調者也至所謂手輕手重云者丈有見于工夫邉事重含工夫别無主意可覔以自附于一先一後之本文僕竊有見于主意邉事重離却主意亦安得有工夫可下以自附于古本諸傳首誠意與所謂誠其意者直指單提之本文政如射者先操弓挾矢而後命中與欲命

中而始操弓挾矢不能無少異然其實同了此一射而已又如道長安者先辨出門路程而後入京師與必有欲入京師之意而始出門以取路程不能無少異其實同是長安道上人則亦何害其為大同而小異乎此外畧有可商者大言致知之知非聰明情識之知而謂徒知修身為齊治平之本不足以言知至似矣無奈經文明言物有本末修身為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明白直截前人衍之而陽明子復之衍之者是乎復之者是乎

後之者而誠是也則知本之知可易言乎學必知止乃能知本知止之知可易言乎知止則止矣止至善可易言乎由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致知者也即所謂誠意者也是以謂之知本是以謂之知至故曰知至而後意誠知止之知合下求之至善之地正所謂德性之知良知也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陽明子之言良知從明德二字換出亦從知止二字落根葢悟後喝語也而不必以之解大學以大學原有明德知止字義也今

于一章之中必分格物之物非物物有本末之物必分致知之知非知本知止之知且以為猶有所不足也必揆一良字以附益之豈不畫蛇而添足乎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以良知之知知本則又架屋疊牀之甚矣大學言致知原以工夫言不特致字以工夫言并知字亦以工夫言乃明明德句中上明字脫出非下明字脫出今若加個良字則知字似以本體言全是下明字脫出矣所以又有知良知悟良知之說則又架屋疊牀之尤甚

矣夫曰知良知悟良知則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此外更有何事宜乎誠意一關不免受後人之揶揄矣竊嘗論之據僕所窺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陽明子之學致良知而已矣而陽明子亦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凡以亟復古本以破朱子之支離則不得不尊古本以誠意爲首傳之意而提倡之至篇終乃曰致知焉盡之矣又鄭重之曰致知存乎心悟亦何怪後人有矛盾之疑乎前之既重正心而曰眼中著不得金玉屑後之又尊致

良知而以知知是知非為極則于學問宗旨已是一了百當又何取此黍稗雙行之種子而姑存之而且力矯而誠之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為君子誠其有惡豈不斷然為小人卒乃授之知善知惡而又為善而去惡將置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于何地乎僕不敏不足以窺王門宗旨抑聊以存所疑竊附于整菴東橋二君子之後倘陽明子而在未必不有以告我也豈敢以倡論究抑前人一日讀龜山先生之言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本于誠吾意而已詩書所稱莫非明此者故于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不以薦言誠意而以盥言誠意其義可思也又一日讀象山先生之言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性所好惡非有出于勉强也夫以性言好惡而其為好惡可知也而并其性之為性可知也又一日讀陽明子之言曰人于尋常好惡亦有不真切處惟于惡惡臭好好色則皆發于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于誠意而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夫

以如惡如好為僅是指點語則指點著落處果安在大學既盡于誠意則所為格致處尤自可思僕乃竊自幸其說之不謬于前人而從前著論真可付之一炬矣誠意之說明而其他可以類推未發之中委是難言姑請以誠字求之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横看成嶺側成峯至宋人看氣象之説益不得已而誘人入路之法姑當别論陶周望曰虚空中大蹬一實地殊可思也道者天下之達道學者天下之公言前人㕭㕭而爭

久矣辨異致同端在今日如果同也借寸莛之叩以發洪鐘如其異也道無異學無異願丈指其同者而同之僕敢獨為異乎然丈之啟我亦已多矣

劉蕺山集卷八